

国际书目管理的现状与展望

多罗西·安德森

(国际图联国际书目管理办公室主任)

编者按: 多罗西·安德森夫人长期从事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ISBD) 的发展工作。今年5月作为国际图联的代表成员之一，应邀访问我国。访问期间，应中国图书馆学会、北京图书馆及上海、武汉等有关方面的邀请，向中国图书馆界的同行介绍了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的研究发展情况及有关出版物，并同这三个城市图书馆的有关人员，就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等问题举行了多次小型座谈，受到与会者的欢迎。

安德森夫人的报告，根据她所接触到的中国同行的实际情况，三易其稿，下面发表的是她最近从英国为本刊寄来的清稿。文章分三部分：第一部份：国际书目管理办公室现行计划的意义和目的；第二部份：国际图联做了哪些工作来发展国际书目管理计划；第三部份：根据目前状况，还要做哪些事情来推动国际书目管理计划向前发展，并简单提及对中国同行的希望。限于篇幅，发表时压缩了原稿中的首尾部份，小标题也不一尽致。

一、国际书目管理计划的性质

国际书目管理是一项长期规划，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和国际图联将其视为一项主要的政策目标：建立一个从事书目交换管理的世界情报系统，这个系统能够采用一种全世界都能接受的形式，使人们能迅速而广泛地获取世界各国所出版的图书情报资料。通过国际书目管理计划，建立一个由“各个国家机构”组成的国际书目网络；各个成员在国际范围内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系统。

国际书目管理之所以是一个长期规划，这是与我们当前的环境、问题与条件息息相关的，因为图书馆员和情报工作者目前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出版物越来越多，从这些出版物中寻求知识的读者也越来越多。因此，国际书目管理永远不是一个孤立的计划，也不能认为建立了这样一个机构就达到了目的，而应该永远联系它的宗旨来看问题：要让读者知道何处能获得情报，如何获得这些情报，从而为读者服务。由于这一性质，所以国际书目管理很自然地与“国际资源共享” (UAP) 的长期规划相连系。在这方面资源共享计划是国际书目管理的补充形式，这一计划的要求是，一旦某种出版物被读者所发现，就会送到读者手里。

国际书目管理可以被认为不仅是一种计划，而且也是一种概念，它是以下列两个信念为基础的：

——承认每一个国家最有资格鉴别和记录她本国作者的出版物。

——编制书目记录时，所有国家都要遵循国际编目标准。

这就是说，在建立国际书目管理这一机构时，我们认为一切国家，尽管他们贡献有大小，都应看作是“成员国”。

因此，如果各国的书目记录都依据国际标准来编制的话，那么国际书目管理计划的任务就是致力于编制目录标准的工作——不管这种目录是印刷形式的，如目录卡片，还是机读形式的，如磁带——都必须能被国际上各国所接受和承认。

在检查国际书目管理的条件以及考虑如何能最好地提供必要的工具时，我们认为国

家书目管理也应给予同样的注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有效地建立构成国际网络的“各国机构”。为此目的，在各个国家内必须确立：

(a) 每当一种出版物发行时，应确保有一手段能对该出版物编制书目记录（通过法定呈缴制度或类似的政府条令，或者是自愿的协议等来获取新的出版物）；

(b) 建立一个出版书目记录的行政机构；也就是说建立一个承担编制国家书目这样任务与职能的组织，其任务将是：

——根据国际书目标准，对本国发行的每种新出版物编制出标准的、详尽的书目记录；

——尽快地在一个定期出版的国家书目上发表这些记录。

可以这样说，国家书目是改进国内书目和发展国际书目管理的一种主要工具。

目前，组成国际书目管理系统的“各国成员”都已经建立。但要建成一个全面的、一体化的通讯系统还需要安排，并且需要有一个持续不懈的行动纲领。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国际图联设立了国际书目管理办公室。

二、国际图联国际书目管理办公室的职能

为了推动国际书目管理这一长期规划，国际图联，国际书目管理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起帮助作用，从而促使国际书目记录标准化以及改进国家书目的管理。在从事这些工作时，办公室与国际图联各部、组以及其他从事书目管理工作的国际性和地区性组织紧密协作。在特殊情况下，办公室还和某些关心改进国家图书馆工作和国家书目系统的国家图书馆紧密协作。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办公室从事如下活动：

1、为从事某些具体书目项目的工作组或个人提供服务；

- 2、搜集与传播情报。在有关书目标准化业务方面起到“交流站”的作用；
- 3、为国家内部与国际间的编目与书目组织从事联络与协调；
- 4、从事编辑与出版工作，包括出版一份季刊《国际编目》。

在过去十年过程中，国际图联和国际书目管理办公室在推动国际书目管理计划方面主要进行了四项有影响的工作：I) 推动国际标准书目著录计划，亦即ISBD；II) 改善国家书目；III) 改进机读目录的交换标准；IV) (个人姓名、团体著者和统一书名等) 标目的标准化。

I) 推动国际标准书目著录计划

经过编目委员会的早期工作，国际图联对制订国际编目条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国际图联组织了两次国际编目大会，一次是1961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编目原则大会”(ICCP)，一次是1969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编目专家会议”(IMCE)，这两次会议在目录条例和工作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从而对世界范围的编目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61年大会制定了国际编目原则。1969年会议为目录统一著录的实践奠定了基础。在“国际编目专家会议”上还筹建了一个工作组，其任务是制定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ISBD第一版于1971年底出版，1972年春就被一些“国家书目”所引用。从此以后，国际图联又相继建立了一些其它的工作组，以便进一步制订各种著录标准。

可以这样说，国际图联对书目工作标准化的全部贡献就在于制订了各种国际书目标准著录。各种国际标准书目著录是一系列对各种特殊资料进行专门著录的文本，这些文本与国际标准书目著录(总论)(ISBD)(G文的结构是一致的。著录各种资料的ISBD)本都是由相应的专家工作组制定的，国际图联国际书目管理办公室为这些文本的编辑出

版提供了服务。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的历史，经过多次讨论，特别是经过美国图书馆界的热烈讨论之后，已经被完善地载入图书馆文献，在《国际图联杂志》和《国际编目》杂志中也发表有这方面的文章。目前还出版了一本完全刊载国际标准书目著录文献的书目^①

目前已经制定并以印刷形式出版的国际标准书目著录有以下几种形式：

ISBD (M) (专著)

1978年标准修订版

ISBD (S) (连续出版物)

1977年标准版

ISBD (G) (总论) 1977年

ISBD (CM) (地图资料) 1977年

ISBD (NBM) (非书资料) 1977年

ISBD (A) (古书) 1980年

ISBD (PM) (乐谱) 1980年

工作组正在编辑的有：

ISBD (CP) (论文)

ISBD (CP) 的最后草稿已由工作组分发到世界各地、用半年时间征求意见，以便最后定稿出版。

ISBD的显著特点是出版物的著录事项取自其本身所表现的形式，这已被公认是确保目录著录兼容性的最经济和最有把握的方法。使用ISBD，就使得传统编目工作中选择书名、著者等为标目的区别失去意义。同时，ISBD也是使图书馆编制的目录与编制二次文献的部门（如文摘社、情报部门等）的目录取得一致的基础。可以想象，随着国际书目记录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有一个灵活的、经济的、目录条例独立的系统，即目录的编制必须符合ISBD，且需采用结构标准控制系统。

目前至少有10个国家和多国的编目条例已经采用或参照了ISBD。这本身就是很好的说明；说明ISBD在世界范围内的适用性和广泛性。目前根据ISBD编制的编目

著录规则有：1978年出版的《英美编目条例》第二版，1977年出版的德国《字顺目录编制规则》，以及1977年日本图书馆协会编制出版的《日本编目条例》等。

在这期间，国际图联为了发挥其作为制定国际标准的组织作用，还为各个承担具体任务的工作组建立了一套有连续性的工作方法。同时，国际图联还意识到，为了充分发挥国际图联新的专业职能的责任，提出国际图联的各工作组有权提出各项建议，这些建议可由国际书目管理办公室发表。

国际图联编目部常务委员会于1980年8月召开了国际图联马尼拉大会，就ISBD五年复审工作所必需的程序和时间安排达成了协议。并同意对复审工作的基本情况予以公布。这些情况后来都发表在《国际编目杂志》和其它国家性和世界性的图书馆杂志上。

以上就是国际图联对其书目建议所进行的大规模复审工作的初步情况。因此在讨论中，编目常务委员会着重指出：在计划复审程序和进行复审过程中，必须尽最大努力确保复审工作的学术质量，在整个过程中完全专业化。复审工作在1981—1982年展开，以便在1983年底对各种ISBD文本进行协调。

另一方面，正如常务委员会在马尼拉会议上所强调的那样，这一过程只是复审而不是修订，这点已在发表的文章中阐明。五年复审的基本内容是对1977年发表的ISBD文本进行改进，改善用词，扩大条款的国际效力，但丝毫也没有更改ISBD主体结构的含义。现在ISBD已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尽管有人在一些个别条文上提出质疑，在词语的解释上有所不同等等。但是就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来看还没有见到批评性的意见。

复审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改进ISBD的内容，提高它在国际上的有效性和使用率。可以预料ISBD五年复审工作的最终成果将会是一套协调的兼容的各种ISBD文本。实际

上ISBD已经得到了国际图书馆界的认可，将在国际图书馆范围内作为著录编目的基础，它将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广泛使用和经受考验。

II) 改进国家书目

1974年在国际书目管理办公室的指导顾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有人就提出召开一次由国家书目代表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的建议，但是组织一个如此规模的会议将超出国际图联国际书目管理办公室的人力和财力范围。此后，由于国际书目管理被视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情报系统的目标，于是建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面召开这会议。经过三年准备之后，这个会议终于于1977年8月在巴黎举行。会议的目的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便使提出的建议具有实际意义，能被所有国家的书目编制者，不论其规模大小，是手工编制的还是机制的，均能接受。当时会议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印刷型的国家书目上，改进书目的出版、外观和内容的标准。这次大会结果产生了一份推荐性基本文件，它就国家书目记录应如何进行准备，国家书目应包括哪些内容，国家书目机构在编制书目时其主要作用和次要作用是什么等等，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对许多国家来讲，实行大会所提出的建议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但对有些国家来讲，对他们正在进行的书目工作会有些细微的改进；对于另外一些国家来讲，只不过是对政府官员和各部门施加压力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后来国际图联国际书目管理办公室对会议建议的执行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大家都乐于接受这些建议^②。从这以后，国际书目管理办公室承担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任务，以大会的文件和建议为基础，整理出一份文件，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书目机构及国家书目准则》^③。

国家书目的另一个特殊方面现在正在加紧复审，就是出版物在版编目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出版商将其出版物的情况以及印在书皮后面的简要编目记录预先供给编目机构。这种简短的编目记录有时也在国家书目上预告，以这种方式来保证出版物的预售，保证馆员能预先获得目录情报。有一些国家正在搞出版物在版编目计划（CIP），如澳、加、西德、美国、巴西、马来西亚和英国等。1982年8月将计划召开一个出版物在版编目的国际大会，这次大会将由国际图联国际书目管理办公室组织。我们期望这次大会能产生一系列有实际意义的关于出版物在版编目的建议，以便不断改进出版物在版编目计划，1982年大会也将真正实施1977年巴黎国际大会关于国家书目的目的。

III) 改进机读目录的交换工作

国际图联的文献内容标识符工作组于1972年成立，到1976年底对国际交换型格式的UNIMARK取得了一致的意见^④，它可供国家图书馆在交换机读目录时使用。国际图联国际书目管理办公室在调查研究UNIMARK的过程中，同许多国家图书馆一道对组建网络交换机读磁带与出版物等问题和条件进行了调查。

IV) 个人姓名、团体著者和统一书名等标目形式的标准化

国际图联国际书目管理办公室还参加了帮助制定几项标目准化的工作。这些项目中最重要的是伊娃·维若娜博士(Ivavirona)对《团体著者标目》所做的工作（1975年出版）。这部出版物已成为工作组对团体著者标目以及1980年出版的建议进行审议的基础^⑤。

另一项工作就是研究原来由1961年国际编目原则大会提出的《各国姓名编目著录》。这本书的第三版由国际书目管理办公室编辑于1977年出版。1980年还增加出版了18个国家的姓名著录作为它的补充篇^⑥。

再早一点的项目还有苏联编目委员会1975年初版，1979年修订版的《欧洲国家高

级立法与政府部门统一名称表》，这也是经国际编目原则会议倡导而编撰的。1980年出版了该书的补篇，增添了15个非洲国家的有关款目^⑦。

国际图联世界书目管理办公室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第46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合作编制了《各国国名》^⑧一书，其中包括有用各国本国文字书写的正式名姓、简称、以及英、法、德、西、俄等文种的译名。该书在机读目录的名称对换方面很有用。

国际图联国际书目管理办公室在过去几年内得到世界各地许多同行的不同程度的支持。我们办公室还得到一些国家图书馆的赠款资助，其中有澳、加、丹、日及英国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国际图联各工作组成员，特别是工作组主席在拟订草案、审查文件、校对细节，并通过他们对出版物和图书资料，对编目、对机械化体系的条件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对本办公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其它许多同行也给予我们很大支持。如有些同行为《各国姓名编目著录》，和其他出版物提供了他们本国的著录及有关材料^⑨。有些同行对我们的刊物《国际编目》提供了稿件或消息报导。

三、国际书目管理办公室的现状及展望

国际图联最初几年的工作主要在于建立一个国际书目管理的概念，为实现这个概念和建立一个相应的机构而创造合适的条件。现在是1981年，我们还不能说此项概念（或称为方案计划）已经开花结果。但国际书目管理确常被人们所谈论、评写；并且无论是国际间或国家范围内在讨论和计划图书馆事业发展时，它都是必然要考虑到的问题。现在，在国际书目管理办公室的“旗帜”下，人们更愿意从国际范围内进行协商，那怕是作出一些让步，因为人们意识到，建立一个国

际通讯系统，图书馆员以平等地位作出自己的贡献已不再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了。

这种意识已反映在一些联合声明里面，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小组在声明里谈到：

“随着建立了为大家所接受的编目条例，我们四个图书馆已经行动起来，以便扩大“国际书目管理”的范围，从而期望为我们自己以及为这一协作所提供服务的图书馆界节约相当的经费……。凡自愿遵守国际图联目录标准的其它国家图书馆将增加目录交换的可能性，将扩大一般通过协作活动所节省的经费。”^⑩

其他同行在正式与非正式的讲话中，也反映了同样的观点：如国际书目管理咨询委员会主席在马尼拉国际图联召开的会议上发言说：

“（她）回顾过去十年，世界各地对图书馆学，尤其是对编目活动的兴趣有了高涨。她代表咨询委员会发言说能够作为这项运动的一个组成部份，并能为该运动的形成和正常发展做点工作而感到非常荣幸”。^⑪

大家还会有趣地发现“国际书目管理”作为一项计划已被普遍接受，在这项计划中，所有国家不论大小，不管其发展程度如何，都可以作出自己的贡献。例如，有些地方正在建立新的图书馆系统，以便“进一步发展国际书目管理的目标”。肯尼亚国立图书馆在一份正式文件中宣布该馆设立新的国家目录部作为国家目录机构时，就是这样宣称的。令人鼓舞的是，这些新成立的机构都期望遵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制定的《国家书目机构和国家书目指南》的宗旨和任务，并且符合国际书目标准。

但是国际书目标准的范围和国际上使用的情况都还是不完全的，而且总是会有变动的。例如，为了能够早日交换机读目录，现在就迫切需要建立国家标准控制系统的国际准则。目前国际图联工作组已经制定出一份

印刷型的国际标准化记录草稿，这样就可供手工的、或机读的作者姓名、团体作者等目录按照同样顺序，运用同样符号来进行存储，以便区别这些名字的不同形式。

在编目著录标准化迅速发展的同时，与这相辅相成的国际标准编号系统也在发展和使用，例如，图书的国际标准书号（ISBN）现已为全世界书商所采用。此外，作为国际连续出版物数据系统成员的40多家国家级连续出版物中心已经成立，其目的是利用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和关键词刊名查寻所需资料。现在有人建议，为了查寻地图、录音、录像，查寻乐谱，也都要建立这种国际性系统。在某些具体实践领域里，已经建成了商业性编号系统，并已在国际上使用。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了更经济地进行资料管理和获取资料。譬如说，可以预见将来一国图书馆采访人员直接用国际标准书号和书名来查阅另一国家的国家书目，就可以订购这个国家的图书或这些图书的机读目录；参考馆员运用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和关键词刊名从国家或地区联合目录上查找期刊的收藏地点。

在书目管理方面当前所存在的问题在于使其真正国际化。国际书目管理办公室计划发展的初期，一直是通过欧洲和北美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作出贡献。这是必然的，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图书馆系统有很大差异。然而在过去三年内，国际图联在国际书目管理方面的工作主要是扩大它的普遍性和实用性。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些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功条件。例如，复审后的国际标准书目著录就吸收了更适用于非罗马文字的手稿（其中包括中文）的建议。由于非洲国家的努力，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非洲官方团体的统一名称，我们希望能将该项工作扩大到亚洲和太平洋各个国家中去。

但是我们需要从亚洲同行这里吸取更多的财力和物力，共同承担工作中的困难，分

享解决问题的经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按字母拼号的体系，特别是那些适合于自动化系统的体系就要做更多工作。国际标准化组织第46技术委员会在这方面已取得不少进展。在这个基础上已经确定了新的原则。不过还得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就是在目前情况下，ISO体系应用还不甚广泛，而其它用得比较多的体系似乎还具有一些实际优越性（如国会图书馆使用的体系）。由于中国实行拼音化，这就有更大可能在世界范围内从事目录协调和交换工作了。

在过去十年中，大家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鼓励全世界的图书馆员和编目人员采用同样的编目条例，从而编制出了大量相似的、可多次重复使用而无需重大修改的目录。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我们已取得了进步，但是，在未来的年代里，如果我们能全力以赴地将精力集中在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上，我们将会对保证将来更多的目录协调一致，保证国际交换实际可行方面的工作取得更多成绩。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今后的任务，我们已经有了相应的机构和专业知识来完成这些任务。我们缺乏的可能是进取的意志，那就是不愿意妥协和灵活地接受一些变更。相反，我们希望作为一种致力于提供情报的专业，我们能够勇敢地正视情报对我们自身所提出的各项要求。在今后的这些年代，我们希望并且企望从中国同行中获得支持和帮助。我们需要你们的经验和知识，以便使国际书目管理计划名符其实地国际化。

令人受鼓舞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已经 是国际图联的成员，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是国际图联的机构会员。我期待着在国际图联大会上和你们见面，更重要地，我希望我们之间能直接加强联系，并且希望中国同行对国际图联的工作多作贡献。

我愿意再多说两点来结束这篇报告。一点是关于一般的图书馆员和图书馆事业，另外一点是专门关于人民共和国的图书馆员。

第一点，作为一个馆员，我们是从事一种致力于服务和资源共享的职业。我们的基本目的是向我们图书馆的读者提供最好的图书情报资料和尽可能完善的服务。为了为读者服好务，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实现资源共享。我们准备交换目录、互借图书，利用我们现在已有的情报资料。我们不仅从国家级别上而且要从国际级别上习惯并且接受各种合作。全世界的图书馆员不只是在为了推动国际书目管理，而且也是在为了推动图书馆的其他业务活动方面，都有合作和共享资源的同样理想。这不仅是我们专业探索的需要，而且也是普通的实际常识，因为合作比较经济。

第二点和第一有联系，但是我认为对中国图书馆员有特别意义。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纲领——即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为了发展全都要以情报这门科学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条件。而情报转过来又要依靠好的图书馆、好的文献中心。好的图书馆和文献中心转过来又有赖于好的、高效率

的、为之服务的人——也就是有赖于我们图书馆员。大家会看到作为图书馆员在为你们国家需要服务的过程中，前途是美好的。

(琼·识)

附注：

- ① 《国际标准书目注释目录》，修订第二版，1980年伦敦，IFLA国际书目管理办公室。
- ② 《国际编目杂志》1980年9(4)，第41—42页
- ③ 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PIG编印。
- ④ UNIMARK一修订第二版，同①。
- ⑤ 《团体标目的形式和结构》，同①。
- ⑥ 《个人姓名补篇》，第三版，同①。
- ⑦ 《非洲立法和政府团体：非洲国家高级立法与政府部门统一名称表》，同①。
- ⑧ 《各国国名：用于编目款目的语言形式标准表》，1981年，伦敦，IFLA国际书目管理办公室。
- ⑨ UBC办公室的目录单。
- ⑩ 《美国国会图书馆通报》，1978年10月20日，第37卷42期，第632页。
- ⑪ 咨询委员会会议录。

